續藏書

續藏書卷十七目錄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附弟鴻漸　段堅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弟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續藏書卷十七目録終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俾進造飛謗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

異目光烱烱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脩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鬯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　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

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

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屢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參贊機務、十一年、淸寧宮災、條上修

省三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公才學識
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焉鈞陽至論國事亦
不肯苟狥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
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
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
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
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
都改嶽公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
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

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與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凉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

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屢　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

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賴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

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花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

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媢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示名

爲準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處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

卒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之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卒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

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儌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坐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

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

生典兵調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耗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闢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

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

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華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裕陵　康陵　茂陵　泰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毅卿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　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講　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

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
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
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
此疏出譙、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定其草、公曰、疏
草本出經、郎有非、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
河澗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
千引、將兩淮、准給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
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 上悅公言、併
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

馬各有司。　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

非　祖訓。　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劉

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

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實資齋醮土

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

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

肯發內靈臺奏增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

修淸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

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

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瀟瀅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　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　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康陵即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讎有文章名

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剸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　上意太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創邊釁大夏欲抑絀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畧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

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
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
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廻數十程奏請
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
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
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
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
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
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

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　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　璽書褒賞入為

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績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

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即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　上御煖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

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 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而華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當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太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逵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有尅獲乃以捷聞 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逵乎延綏至今

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聞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澳入不相值、値之則無噍類也、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戴珊亦從傍贊決、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上似未足深怒、上曰、古亦

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强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宅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强。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

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奬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蕺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搆之宮中　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

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令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至世廟特乃盡削之知承傳之弊英主亦未能遽革也）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猶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瑾恃夙貴、耻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參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求

發也何謂旨旣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上

上切責璋示若邇緊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

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大弊莫

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

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淸理歲省費

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

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

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

是也旣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

其人負虚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婿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藏珊賞賚金幣肴醴無虚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廷謝恐它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糺、故已之且恐汝同

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爲大夏一從史、　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　上崩、　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爲俠游、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　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鏹、

而郎中李夢陽爲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郄劉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滽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詗大夏家實

貧始永戍甘肅衛瑾誅赦歸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敎子弟耕稍贏即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　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

鄭端簡曰脩　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　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輙以老辭　朝廷下温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

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勑、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上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

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仰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　上召公入御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上崩

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估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

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
孝宗而難於　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煩以齟齬
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
寄不屈不䏿蒞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
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
語少有傳者

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
堂縹緲雲嶠𨐘前對祝融峰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
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窓趨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

堂堂欲動慘淡誰聞紫芝之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
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
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
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
知左右微聞至尊美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
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乞
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出傾
朝皆動色白金之鋌紅票記寶鈔生硬鴉翎黑崇文
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

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𢥞國
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
即如草堂何處無祿食醜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眞丈
夫嗚呼乃知我公眞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略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窩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上親鞫

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折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愼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
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
覺泣下　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
子幼萬一客歿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　主
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　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
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怜允　上
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
能動天聽令臣見　陛下日爲彼遠情惱　上曰卿

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　上語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數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爲怪、公年七歲、即指麾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爲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叅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公力請撫𢧐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

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市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檯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瀟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收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

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華容劉陽浮梁同心
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
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
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諡簡
肅、

尚書黄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爲屯田主事寮友忌公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陷去官公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

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賢者用心無如此）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子俑亦爲文選郎中俑子縉官生論大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

南陛尚書未行落尚書以侍郎致仕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娠、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直、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叅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　泰陵知公、召爲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柰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

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
境市鹽、七轉運之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即位、
靑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兎、舞唱角觝、
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
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
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交爭、閣老又得諸
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
曰、臣等待罪股肱、値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
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

視朝漸曉仰覩聖容日就淸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
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
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
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
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
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
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
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于事昔

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
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
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
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
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消亂階以保靈
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
官章不肯下閹瑾等窘巳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

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口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上恩奴儕且磔餵狗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上所欲為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瑾入

司禮監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　永陵即位羣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袠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諡議稱公愨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諡忠定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為祭酒、公為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且百、公悉貯官搆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為侍郎、明年、為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貧緣傳奉、授中書舍人者、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

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明年甲子請老正德元年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公學優才贍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贐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瑾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爲姦黨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

其爲算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庭棉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謚康懿庭棉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㦨亦爲南京尚書禮部機與㦨三世皆爲祭酒㦨孜孜不倦教誘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弟煙亦舉進士爲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㦨皆宜謚文庭機文康㦨文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頎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即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與其文曰此生文章經世非直舉業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戶部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載 泰陵

段

太守知人

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林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趣兵討賊又聞　康陵南巡益憤懣直

發背卒謚文莊公博聞多識凡　祖宗設政任人及
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
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
私問也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
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弟鴻漸亦舉河南
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

弗　茂陵

公名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瓛爲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史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愼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庚

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　朝廷卽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盖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欽字諒之𢀡負文譽與兄鏞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置若選事

政秉持清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
庫郎裴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恭
白公獨奮身疏其冤狀　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裴
病日寖頼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裴乃獲免而公亦
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
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廢具興
（今無此事）
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
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
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

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與則閑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菴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事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爲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要端左道倖進者是歲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繇修劉瑞上疏言副使楊茂元才識優長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官廉正持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僉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爲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

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鹺淮浙亡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偶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峰淪落以死岳蒙泉坎坷終身極貪陛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贈謗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豈辱薦舉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

效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惟俯垂憐念使循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贓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䘏其家

○尚書林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日習法執比櫛密而卒歸之平恕時　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警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

被于荆襄、目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饑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眄徘徊、專事朦蔽、民饑至此、漠不為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即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賫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淸赴運、及鄰封蓄積之糧、聽令僱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饑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

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
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
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萬億萬年無
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
不爲 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怪誕
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
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
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致蒙
聖眷敢復惑亂 聖聽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益造寺

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諂　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　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爲況萬無是理而有大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

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蠱幸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饑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

以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下　詔獄謫判姚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内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鬬、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益、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

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葢而又難于脩葺又居人難充疾疢易生臣謂與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葢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　毅皇帝在青宮　上嗣胤未廣俊

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葢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愼教子以守先業況 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夷所倚託耶今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宫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

致仕按察副使藺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
閔恭愼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
使爲宮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　勑各部翰林院
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養薰陶、宜有
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　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
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饑
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
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
慝、褒表賢孝、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

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寧庶人貪猾爲伎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桀横、然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艱歸、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掎齕、力辭不赴、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

德、勦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夙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曰失刑、請擇宗室育宮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 旨下詰責、時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

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
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益衰易與無所事俊可
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
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即夜使人
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贑都御史
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時言官交薦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
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即疏　祖宗親儒臣故事乞
須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

政布令又言今大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之
蓄盡于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
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萬一有一
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
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
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　祖宗
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勿惜寸陰經筵聽講
煩不謂勞文華淸燕亦不謂熱如　陛下天稟全智
年方志學願毋輒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嘉納之後在位于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後具言法立于 祖宗守于 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于內今雖 陛下盛

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𡚁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近日叅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諭細謹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叅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干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祇見叅論之多而不知爲執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

明之治、上不聽宦官豎私人獄且具内降送鎮撫司、俊奏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由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逆妖言者也、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

將叛求內附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隷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遘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侍講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翠渠 功

少保李康惠公　　　　鄭　泰陵　[illegible]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各修厲行業公初知太湖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詗諜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纔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徤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

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内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贊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陜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擕貳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堠塹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

嶺薊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阻固東圉稍寧進公俸一等踰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勛懟公欲并中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甘肅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

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諸匠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朘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
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
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官軍
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
隷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
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公議公楚人

有名、　上稔知、幾、欲用爲吏部尚書、是年春充正使、

册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

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

發、子救、益府長史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

京刑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虞衡郎中、

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

瑙、越王、仙女、雞公、宴章、法城、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

執叅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

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萃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覈其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搜得其衷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撩散者二萬餘、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地北隣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絶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葱、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墻、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楊鎮兵關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遼慶雲柴河道、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 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酋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為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冐役數千人、一時為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泰陵康陵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為戶部郎、歷藩臬二千石、皆第最、　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為人多計筭、頴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褊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　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饑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輩尋為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

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
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
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
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
進少傅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
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
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
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
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

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 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戍遼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為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 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湮、改築牆、虜既阻牆、不得進、商乃肯稍復、

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
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
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郡諸生、閹敬借 上
命、括奇貨江南、歆張甚、過蘇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
敬走、完時實不與、而僚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
王恕、列敬罪、 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
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閹人者耶、擢御史、當巳而爲
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
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 詔

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赦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彦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　詔逮下獄庚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淸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郤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鏖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刼入河南境者尤狼暴師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

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眞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盻煒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逮繫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鐩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　詔切

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勦、隨脅、聚、燒逃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靼、阨關險、不得道、度河南、躪荊楚、奔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臯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子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時蜀盜藍廷瑞鄢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耄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遁竄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分兵搤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購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朱寧

奴木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
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 詔諭還不
可且諜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
自使使詣土魯番予綵幣二千銀榼一盂一求和還
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
而土魯番變矣犯肅州芮寧全軍沒瓊條澤交罪錢
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救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
以老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
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

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陜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　永陵即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戍天亟寬之、凡虜再寇、九疇輙從間道入、登埤、覘從上射、

虜嘲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晉諫傳習子史有機略揣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諫謙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謙遺書略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奈之何遂養先生但聽忠言免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

李贄曰、弇州謂晉溪公貪財好賍恥中人、夫滿朝皆受宸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擅與護衛、乃嫁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嫁禍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好賍恥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素讀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

諸大豪傑士得為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濟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㬊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斂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之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

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濬太平會家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珪使檢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暘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訛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犯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暘乞爲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搆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國人

士公令土官生子即開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
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
父兄有故按籍爲請上官大悅尋以母喪歸爭泣留
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
州諸郡時華林瑪瑙姚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
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
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
公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
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遒前奮擊賊十餘戰大

破之所殺虜迨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泰者忌
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
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羣盜欲為不軌公上疏論攻治
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公
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
朝廷為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鋭等及
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
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
抵家宸濠徧遣凶徒挾 上旨裴公巡浙御史潘鵬

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憨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新即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事不休、　温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昊等有將畧、大爲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與廪、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謚端敏、　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渝、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爲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者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甚薦賢才、安仁以爲倖官、

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刼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覊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貽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

請勑降朝廷不辱王命且土會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呂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啟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頎　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所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

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慶登薦剡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柰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毋獨

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都御史馬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敎吏士習武多布罝鉤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鄢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未効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

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路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往劉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饒腴沃衍

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壩未幾復叛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鄕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鄕山推喩老人爲帥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王或迫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喩老人請降而宅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

歲虜亦不剌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昊招土番為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數事聞加祿俸一高珙筠燹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刦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戸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

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

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續藏書卷十八終